珂雪詞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八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文

告伯修文

萬曆庚子十一月初一日弟中道謹修治齋茗撫膺大呌告于亡兄伯修先生之靈曰伯修伯修兄如何便長逝耶自失母之後兄弟姊妹四人伶仃孤苦我時年最小視兄如父也里舍書

房中三人相聚講業夜寢風雨未常一日不共也門戶凋零幸而兄致身青雲二十年以內家門昌熾無一髮一毛非兄賜也蕞爾之邑不知有所謂聖學禪學自兄從事于官有志于生死之道而後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見白日矣嗟乎自兄少年取科第人皆爲兄榮不知兄心之獨苦也十二而入鄉校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慈母亡矣十九而薦鄉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身嬰大病萬死一生連年牀蓐一鬼不化稍

得平復嫂氏捐棄兩兒一女煢煢然若黃口之
鶵啾唧於危巢矣二十七而中會試第一人入
讀中秘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曾姪登姪
相繼而亡以至情篤厚之父撫如蘭如玉之子
一旦化爲異物矣三十六而致位宮坊夷猶銀
牓之間人皆爲兄榮然嗣續甯如僅有一女復
嬰慘毒至於蚤世自此身畔無一脉矣外之所
謂榮者浮名也兄之所自受者實憂也浮名顯
而實憂暗故人皆謂兄之處亨而不知其不盡

然也功德天黑暗女半步背相離哉然兄雖有獨苦而猶幸有弟兄聚首同氣同心故前年二兄與弟至京師朝夕晤言商確學問泯解修行兄亦欲斷世緣歸田自適而官累相迫踟躕未定遭　皇長子憂危之際講官乏人雞唱而起風霜嚴厲外勞其形内勞其心即二兄與我亦竊爲兄憂之然未常遽憂及性命也不意我與二兄歸未二月而聞兄病矣又未數日而聞兄病不起矣哀哉痛哉吾兄之賢而竟客死三千

里外耶宵無嗣續耶寡婦三人孤燈弔影流寓京華耶哀哉痛哉嚴親在堂大姑在室何以死也著書未成何以死也學道未了何以死也雖然兄之爲人清白好修砥礪名行事可與天知語可對人言無一念不眞實無一行不穩當小心翼翼周詳縝密自入仕途十五年未見以一字干人不欺暗室不媿衾枕身死之日一貧如洗襆身一室尚未能具守官守道有如處女少年清心遠性風辰月夕輿致軒舉見女態少煙

霞趣多自公之暇玩弄水石所之栽花種竹兄之品優品也學道已入信位已窮解路雖不能如張無盡楊大年之徹底乾淨而比之白樂天蘇子瞻决不出其下明矣何慮沉墜哉浦西房頗近大江依兄在京之約二兒已折去立于斗上二兒浦東房謹慎堪住其正房內甚整以安家眷甚便浦中雖有水患差無盜賊之憂斗上無水而有盜賊之憂孀居浦中爲宜斗上于二兄對門地上弟已將兄正房立于其上此中復

爲一宅避水厓洪水盜賊皆無憂也胡嫂已有孕天必不絕善人定是男子若是男子弟當與二兄竭力撫之當百陪逾于吾子皇天后土今日實聞此言其或非男子當隨嫂氏之意諸兄弟中取一子之賢者繼嗣天之不淑目前兄弟中後嗣皆蕭條弟有兩子前有一子甚慧復夭傷矣兄分田原有五百石租今與大人商之當以京師房價置買五百石家中每年若有一千石穀于可以無憂饑寒每年差役二兄與弟輪

管若二兄往京師弟當專管決不以纖毫煩累
嫂也大人初聞信幾絕後能以理自遣大人老
矣老年失貴子賢子又值祖母之變子亡母逝
同于一日舉家皇皇情實難堪然二兄與我及
四弟五弟此後當竭力聚順以娛其餘年詹氏
祖母在二兄處亦不俟兄憂也白蘇齋集未成
當爲刪定卒成十卷定可不朽令弟以臘月初
三日往迎靈柩哭死悲存刎心之愁萬種踏霜
割雪斷腸之路三千途中願我兄保佑扶助無

逢災患更顧示異夢靈迹以堅信心弟無任撫心痛哭悲淚翹誠之至

祭潘尚寶雪松文

公之心術如青天皎日光明洞徹開口見膽無一毫覆藏廻互之意眞出世之器也公之孝行老而愈篤終身孺慕遊戲歡娛如老萊子友于敦睦鄉閭化之愷悌樂易豁大爽快聞人一善譚之津津而有餘味見人之惡不喜評駁恤孤窮憐酸寒慷慨樂施視人之患難不啻己身夜

半叩門必應眞大修行之品也公之襟懷灑灑落落蕭蕭散散事過而不留心終其身無蒿目皺眉之時于于然如嬰兒赤子眞出塵之度也公之識見破庸夫之惑執信格外之奇變人所最難信者公亦能信之眞絕人之慧也公之學少處貧窮困厄晚得一第偃蹇留滯於動心忍性之餘窺見天命之倪數年以來苦心玩易悟盈虛消息之理青衫瘦馬欣然而有餘快公之學眞儒之脉也予兄弟少公三十餘歲公一

見以道相信遂訂忘年之交長安崇國寺葡萄社中與家伯修劉明自黃愼軒諸公相聚論學凡有礙窒而不徹者予兄弟以數語發揮之公則躍然而喜以爲益我而予兄弟數年前貢高我慢之氣皆日銷化于公春風之中而不自覺公喜譚飛僊之事其語稍不經然公酷信之或者以爲公病昔白樂天謫居匡廬亦有志于服食羽化之術終以不就蓋亦英雄之常態公近年漸不復信惟究心易傳予兄弟數數以禪理

誘之亦歡然若有所契嘗令我為講楞嚴且相約曰君當至桃源我當與君論易君為我說禪也自後公以使事歸寻兄弟亦相率南友朋四散不勝離合之感孰知不數月而公去又未一月而伯修去矣公有老母在堂六十歲兒不及送毋入土眞為割腸哀哉痛哉公之視寻兩人兄弟也與伯修一也公與伯修死而寻兩人失二長兄矣伯修之于寻兩人友朋也與公亦一也伯修與公死而寻兩人失二良友矣哀哉痛

哉聞公訃之後閱月夢公寄書來其中有云吾生平獲友朋四人之力其二人爲君家兄弟以此功德今生善處矣公之精靈死而不忘友朋如此神理豈詎昧乎今予兄弟已絕世念隱居斗湖其中有亭今已祠伯修及公于中公可頻相過無他供養惟有青山綠水楊柳芙蓉耳念佛學道生死無二同生淨土共作眷屬尚饗

祭羅二郎文

二郎竟逝耶往時遊武昌尊大人出弟拜予予

見其風神玉立甚愛之常以手撫其頂曰此佳兒也予姊有愛女擇婚予謂無如弟者因結兩姓之歡及漸長讀書慧悟過人至弱冠文字日益佳尊大人始信予言不謬前年再見之毛氏甥女已字弟風格韶秀甚予謂弟功名可唾取羅氏其興矣即予姊亦諄諄謝予謂得快婿葢弟有隱疾予不知也後尊大人令從學於貿管谷苦心甚每一文成幾至嘔血予甚愛其才藻而深服其勤且覺其漸癯勸令節勞弟不之止

未幾而弟病矣其病症不佳予已知其不救不
待今日也天生美才竟已矣夫予眼中頗能識
人皆不可憑不知造物者果何意也記予往遊
武昌大病尊大人所以視我者無不至每下第
則惟空囊常仰給于尊大人予久困場屋思所
以報之未得見弟美秀而文欲陶鑄早成取富
貴以申我報答一念故予望弟者我知之弟知
之即尊大人亦未必知也我嬾于人事似簡略
不經意者又久困不能報尊大人而欲以教弟

者報之今弟又發逝我又困公車間奔走南北
予亦老矣豈終爲負心人哉古人云一飯必報
尊大人于我豈直百飯也已矣已矣更將何以
報也又予同母止得兄弟三人一姊予念姊無
可以厚之爲得快婿今弟死所以厚姊者翻成
淒凉之景矣予今客蹇太保纛下未能歸奠子
墓但時時感舊思念亡友悽骨肉悲幼孀讀書
之中或至斫案大叫覔取易州酒數斛排愁破
涕而已二郎二郎弟如有靈當自知我

祭孔令君文 代

哀哉如公之不壽眞不可解予等眞欲詰之造物而無由者公旣取科第茹蓼之苦受于五十年前而食蔗之樂宜安享于五十年後者而今殊不然此其不可解者一公雖居官有如寒士自常祿外纖毫不取政成三年而囊橐如洗不能名一錢夫嗇取于人者宜豐其祉于天而今也尚書虎爪之板幾下而先巳不祿此其不可解者二公資用甚淡膻腥之味不荐于前粉黛

之姬不列于室飽伊蒲如頭陀妻禪悅如衲子
玅合長生養年之旨而竟亦不壽此其不可解
者三天乎第矣第而永榮之可也不然不第矣
而使之安享故里考終正寢亦可也胡爲乎嗇
之數十年而晩予一第甫得一第不數年而卒
于官歷黃牛白馬之波而始得至赤甲白鹽之
下蕭蕭丹旐茫茫煙水路人猶爲下泣而况受
其恩紀者乎此其不可解者四邑中否運漸至
去年失袁中郎今年又失慈父母天乎不令爲

善者怠耶前年予等計偕晤中郎詰所以得覽父母之故中郎曰予以邑事廢弛之甚曾乞一制科于當事者當事者諾之然實不熟孔令君無專乞意也令尹宜爲司理而椽史舞文寘之令籍中唱名時令君以宜爲司理意白之當事當事者心知受椽史欺託袁中郎相乞之意以解郎予亦竟不復明之也中郎言之予等始知之然予等知之而公仍未知也今且逝矣夫公宜爲司理矣乃得令又得公安令以百孔千瘡

之邑三年勞瘁神傷體憊邑民何幸而公則已苦矣此造物之尤不可解者也意者惟蘭王在堂將來聯翩取科第以報善人耶歲云暮矣一帆寒雪予等祖送國門涕淚如雨哀哉哀哉

告十弟簡田文

萬曆辛亥十一月之吉愚兄中道謹告于簡田十弟之靈曰哀哉吾弟人誰不死誰無夭折獨汝既舉孝廉先七十餘歲老母而死使其乍慶乍吊如登樓去梯此幾許苦痛也况變出意外

家道貧窘乃以汝所制伯母之棺先以殮汝此棺係汝三千里外硯田舌耕所得奔波年載乃成茲事汝自謂祿養尚逢恐老人難待借此聊申人子一念誰知今日汝先將去愚兄知汝雖在九泉亦必斷腸傷心千刼不化也已矣已矣哀哉吾弟豈謂汝直心爽懷乃得此酷報耶愚兄家貧不能代汝市一佳木中有深愧又恐老人當此光景未能久延不得已以十三金易一棺以備緩急設伯母壽考未艾愚兄稍有寸進

必當市一佳木以斲汝心決不食言其汝所留市棺之資及少吊賻付素心親家掌管稍得利息供八口饘粥有我及諸異姓兄弟在決不令汝孤孀十分淒凉汝若有知稍自排豁哀哉吾弟言與淚俱弟其鑒之

告中郎兄文

萬曆壬子五月初一日弟中道敬以葵蔬之具致祭于六休兄之靈曰哀哉吾兄去世之期已歷三紀而弟尚無一言哭吾兄也弟非不言也

自兄庚戌九月初六日下世弟于初九日得血疾幾至不起醫者云鬱極所致一哭必大嘔不止有性命憂弟以兄爲命相隨地下快矣何更求生而又有不得不求生者則以堂上有大人也大人年已七十初喪伯修既喪吾兄弟又盡先朝露令老人何以爲懷弟是以勉強排遣藥餌不效則走之玉泉山中看山聽泉期日久日忘以消此苦懷庶宿疾不發凡一年餘弟始有生望而大人以哭子斷腸逝矣痛哉痛哉大人

旣逝弟料理後事及營功德完始念予職粗盡乃敢爲一言以哭吾兄哭吾兄而觸舊病而死隨大人與兄于地下猶羽化也嗚呼吾兄三不朽事業已成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乃遽逝耶以出世則得千古不傳之髓而盡離葢纏以用世則囿不見不聞之功而盡泯朕迹以垂世則傳古人修詞之神而盡去勦襲此弟所深知而兄所自負者也學問兼悟修矣而或疑其道不勝習嘗綜兼明膽矣而或疑其嬾不耐事詩文

極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軼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自己酉冬庚戌春秋半載時時聚首論學則常云須以敬持以澹守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生事厭事等病論詩文則常云我近日始稍進覺往時大披露少藴藉此則弟獨知之而兄所爲日新而不已者也不息者道無盡者生經歷諸位磨鍊習氣天上人間隨意寄託何憾何憾世間父子兄弟寧有異情但兄子弟知巳感恩更自不同追思種種譽弟之

語或以溺愛溢美弟不敢遽信而亦不敢不勉
顧資學俱劣百分不及兄而懶不耐事之迹則
肖之近日家難體復多病雙眼以出淚過多不
能看細字略思慮心中怔忡不寧如人捕狀雙
膝常苦寒夜則恃鼠子爲伴每應酬少勞則火
從兩頰起滿大宅間發血疾結習所使惟看山
色聽泉聲則沉痾爲之一洗以此遵兄遺命于
玉泉修一蘭若祠兄而已修靜其中念種種業
緣于此生總似啖螂吞椒近更欲留色身教眷

後生有所闡發補二兒最後一段光明故急走
入山玉泉精舍已有次第尚平平耳清溪水色
如碧玉鹿苑諸山如破雲裂霞宛如向所見李
大將軍青綠山水視吳越諸山便如妖姬之視
老嫗鹿苑尤奇有七渡流水至寺即陸法和舊
邸因山爲牆前後有山穴爲門戸使得兒寓目
費以紗罣不知山川作何等映發惜不令兒見
之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雖微有冶習無損英
特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家計麁安無可慮

者今東裝入山玉泉舊傳爲諸僊翔集之處幽
明雖隔咒必來止弟尚不寂寞也嗚呼哀哉

祭龍太夫人文

當今大江之南神僊之宅有二龍焉皆以文章
蜚聲爲世聞人人固嘆維楚有才而不知由太
夫人訓也太夫人匹于龍也淑德貞操爲士女
範而才足以副之渠陽公爲詞人爲清吏不復
問家人生產而寄之太夫人公旣歿伯子仲子
世其學亦不復問家人生產而聽之太夫人太

夫人婦德母儀之餘營綜家政下至一草一木
悉有方畧故能之屢氏不家于官而且得以肆
力于文章者太夫人成之也仲子早達寻等未
得數數欵接而獲奉教于伯子伯子事二親以
孝聞雅志承歡都忘仕宦自渠陽公家居遂十
年不上公車公坳而伯子孺慕愈切不欲以三
公之貴易庭闈一日養將肥遯終身焉乃太夫
人見伯子未達則泣簌簌下也曰兒屈首受書
亦宜乘時仕進出爲國華今爲我兩人使汝過

年不着一進贒冠汝則孝矣謂老人之慈何且
所以不仕者或謂親老多恙不能離側也我耳
聰目明飲啖如少時汝詎爲我百年慮耶伯子
兒啼不敢答而會仲子分憲秦中仲子官久淹
抑漸顯榮雅欲以祿養而太夫人亦欲入秦中
使伯子不復戀廷闈而入燕伯子泣言老人不
宜往塞上語殊切而太夫人語益莊且曰豈無
箏鯉祿食爲榮我體甚健無憂行役設不幸西
方有事或猶能築夫人城以報國恩也汝第北

矣於是仲子將太夫人如秦而伯子始不得已而遊燕伯子至燕冀有可以慰太夫人者即迎板輿南歸以盡色養而機會不遘留滯金臺無何太夫人之訃至自秦中矣傷哉傷哉訃至伯子以不得永訣爲憾痛不欲生不肖輩屬鴈行之末往而慰之謂伯子曰仲子之侍養於秦也養志也孝也兄之北走燕也養志也亦孝也而太夫人之不幸於秦也則爲慈也母慈而子孝生者無媿而逝者可瞑目矣且人生寧有終不

離別時耶伯子乃忍淚治裝而不肯等遂次其所稔知者以奠太夫人太夫人有靈聞通家子姪眞切無華之語其或者欣然而進一七也耶

、祭魯上林文

湛湛涔水實生賢哲外隱丰稜中含隱德愷悌溫良玉潤蘭茁睟此吉人靜沉含嘿數馬門風效彼萬石幼而岐嶷恂恂雅飭雖謝春華預卜秋實庭闈色養孺慕肫切犬馬絕叱滫髓腆潔友于至情忻忻朝夕間稱長者待火非一扣門

能應時其緩急雖處溫厚盡絕華 口綺羅不親
布素自適珍味罕御葵蔬自給宛若寒士淡漠
幽寂出遊槐市人指圭璧升之上庠聲名赫奕
仕爲近臣卿貳清秩棄祿奉親弄鶵遺則如龍
之翥尺寸始陟如日之升崦嵫未迫柰何荼苦
一朝隕絕橋隕於晨梓槁于夕棟折榱崩人悲
鬼泣藐焉之孤誰與培植嗚呼哀哉難問蒼天
謂靜者壽徵也而如君之鄭重老成亦復無年
謂仁者壽徵也而如君之溫和樂易歲亦不延

謂清心寡欲者壽徵也而如君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子之牀者亦不獲下壽而遂棄捐豈哲言之我欺抑宿業之相纏獨以釋氏之理照之生無惡因則去不出人天雖藏舟之太速庶化去之翛然若夫生等忝爲瓜葛休戚是關無佚郇成之分宅惟隕羊舌之泗漣英英令嗣實惟象賢不敢憑無鬼之論庶相與左提右挈以無媿於光前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年伯憲副文

公之行若朱繩藻同白雪孝友著家媚睦著鄉陶鑄及後學此猶其常者耳惟以一介書生而經歷者皆疆埸之事苦心營綜所之底定則大有古儒將之風非文墨吏所敢望萬一者一試之于播州當楊酋甫平兵火之後室廬破城郭圮積尸滿野公披荆棘冐瘴嵐繕修鳩集掩骸收骨招還逋亡使封豕長蛇之區漬浸王風此公之功在西川者也再試之於鞏昌所治即爲崧山去郡千里去虜僅隔一垣公枕干戈冐鋒

鏑築受降之城嚴斥堠之警卒使胡塵不起邊
民安堵此公之功在西塞者也三試之于滇南
值烏騰霄跳梁人以往官為陷穽而公慨然任
其剔歷反側自定賊乘考績入省之隙謬以令
公不復再來輒敢攻城屠邑所之披靡公聞變
奮然親提大兵直擣巢穴殲其渠魁斬首虜數
十級此又公之功在六詔者也公起家博士由
司理而少府而大府所至輒著勘定之績且晉
貳外臺屬滇黔多事中外方倚重于公而公竟

以盡孱逝矣公之長公士皇與不肖把臂定交同遊漢浦指一亭曰老父且拂衣矣弟作此娛之幸賚以佳名不肖即顏曰春酒雖取李白此江變爲春酒之語而實埀在介眉壽以樂高年今春長公同成進士諄諄命草一記不肖方欲探習侍中龎德公之逸韻作優游林間之語而今變爲傷逝悼往之文矣傷哉傷哉擧觴然之亭不以奉公之杖舄而以迎公之櫘車亭中之酒不稱觴於几筵而僅酬之於地下令子宮

錦方爛五方之霞而麻衣已染斷腸之血使公不得目見之而竟托之于不可知之冥漠此所爲心折骨驚泣泗漣如者也雖然位居監司秩不卑矣壽逾六袠齒不少矣士皇已登甲第諸孫濟濟鳴躍者且接踵起後人不爲不昌熾矣大丈夫尚欲馬革裹屍畢命沙場況爲王事盡瘁而終不勝呻吟牀笫死于兒女子之手者乎公眞可以瞑目矣可以瞑目矣尚饗

祭李母禹太孺人文

嗚呼哀哉太母之子不肖也中郎嫂氏李安人之母也友人素心兄之母也而其實猶吾母也不肖年六歲失慈母時與中郎素心俱從學於素心叔李公鍾衡太母于中郎為婿素心為子而于不肖無異視也見即泣而撫摩之飲食之三童子相依若胞乳兄弟入太母之室如入家闈而渾忘其母為誰氏母兒為誰氏兒也太母父為嵩雲中先生故太儒太母少習詩書多識前言往行每三兒至室或燔枯而坐太母語以

古今忠臣孝子之事及經史疑難之旨纚瀉波流我時最小最能記憶嗟乎太母于素心宜耳于中郎亦宜耳不肖不過里閈親戚之子而視之不啻已出此其恩豈尋常耶太母有知人之鑒嘗謂袁氏兩兒不凡小兒亦自斐然終當共取青紫已而中郎早貴素心次之不肖又次之皆如太母之言夫以太母煦育之恩如彼賞識之哲如此而其報則纖毫未嘗食也中郎官甫達即與嫂氏俱棄世姑無論所以報太母者藐

摧玉折徒令太母目爲腫而淚爲枯耳不肖又
晩得一第未沾升斗終無一縷一七之具少伸
烏哺一念惟輿素心五馬專城三年政成得以
綸音珈服少爲教子光榮而太母不能待矣痛
哉痛哉得太母之訃弇念吾母念吾母而更念
母之所以母我者不覺淚浪浪沾衣襟也痛哉
痛哉太母爲人剛毅有志操嫺治家豐儉有節
制礽時窘甚久而漸裕徤翁以此不問生產終
日嬉遊里閭攜枰覓奕早出醉歸人呼爲地僊

則皆太母之貽太母待素心慈而嚴故素心終身守繩墨律度不敢少肆居官清簡縝密寬嚴適中爲良有司諸孫循循雅飭皆遠大器則亦惟太母之教太母晚斷葷血奉曇氏法最精勤皆決烈丈夫所爲自是香臺寶樹下人不肖少暇當詮次其事垂之不朽庶幾與孟陶范討諸媛同一芬芳聊以報高深於萬一耳因素心兄歸稍具蕪詞以鳴哀顲太母有知尚其鑒之尚饗

代湖上疏

公之寓齊安也非以黃安耿布衣故耶布衣死周公友山可與論學遂住維摩庵已龍湖芝佛院僧無念名深有者時時來問學公爲此兩人無歸意然念維摩庵在麻城城中喧鬧非靜者居遂至無念龍湖上住錫取 佛樓下樓在芝佛寺右淨潔可居也公罷官時有迎公於焦山及白下者後又有迎公於沁水者公感其意皆欲往矣而皆不果公且老倦遊將欲置骨湖上始

作佛殿殿中有塔即公欲置骨處塔外丈六金身昇兩旁觀音殿皆費不貲殿則已龕完矣今年會公公且有遺世之意予竊念公少而有朋友之癖不論居官懸車皆如是也生平不以妻子爲家而以朋友爲家不以故鄉爲鄉而以朋友之故鄉爲鄉不以命爲命而以朋友之命爲命窮而遇朋友則忘窮老而遇朋友則忘老至於風雨之夕病苦之際塊處之時見故人書則奮然起舞愁爲之破而災爲之消也以公之不

能一日忘朋友如此然龍湖一片地耳其所與居與游之人心如鳥雀形同木偶雖有一二可語者未必深知公者也不得已尚勉強與之周旋況乎黃安之哲人萎矣公何以不他往而必此之居也南北中原亦有豪傑既不欲死于假道學之手又不欲死于斯世所稱為豪傑之手則將誰死哉豈以為白下猶亭州亭州猶焦山焦山猶沁水乎可疑也可憾也自是公且以求朋友老矣求朋友死矣如是則龍湖一片地固

可居也予以公終身求友而不使食朋友之報不可且公置骨之所豈可草草若是即欲捐貲郭以助成柰獨力難辦遂以求之四方君子倘有慷慨之士大心之人深信因果少知交道者或自千金以至一金皆可至若齷齪俗子原不求之勿得輕書以濫此藉也

此文久失去後有龍湖僧至柳浪者冊子上有此一首因復錄出記無念深公至邑中予作此欲爲卓翁了蘭若事公聞而不可曰我

素作人不輕受人施何用此但此文是我意中事他日作碑文用此後公亦遠遊蘭若爲當事者所焚一片瓦礫地矣安望豐石哉偶料理舊集因復識其後

白衣寺緣疏

都門之北刹宇相望其西南則否近鐵匠衚衕內有蓄教僧者臘高戒嚴欲發心修治大士蘭若然所費不貲不得不借力於十方勝緣乎因說偈以告諸善信云偈曰廣博無邊大士身一

一塵中悉皆有河沙無量諸衆生一一毛孔普
偏入一月普現一切水水若無滓月了了若使
衆生心水淨明月大士應時呈大士衆生光光
攝非二非一不相離痴人恨不見大士我知大
士實不去如彼杲日照大地盲者不見非日咎
慈悲普應衆生聲我知大士亦不來如彼澄潭
印月色昔本非無今非有或現童男童女身或
現天人神鬼身或生福德智慧男或產端正有
相女種種感應隨願至我說皆由一心造若謂

心外有大士是人不解如是法稽首十方大檀越大士感應不思議一聲一念超業網何況莊嚴起蘭若南閻浮提有大緣剛強衆生悉調伏茫茫苦海無涯涘惟有大士爲舟楫大則布金小圭撮無非上玅好福田前途資糧宜早辦時乎時乎不可失

智者堂募田疏

四民各食其力惟釋氏獨否然釋氏之類亦自不同其處而自爲衣食長兒孫者名曰袈裟院

此輩卒耕植桑麻服役輸將與齊民無異特少
數莖髮耳亦不勞韓夫子人其人廬其居矣其
出而一瓢一笠雲遊方外者僧曰行脚僧其隨
在所止處名曰十方堂凡十方堂中僧與袈裟
院者不同乃不肖人與異人叢集之藪也彼其
應眞賢聖遊行世間作人福田者無論卽如絫
訪知識三上九到深信因果博通藏教之類皆
異人也若其不肖人號獅子身中蟲者其害亦
止于其類叢林中當家老衲一見卽識之亦不

與作緣是十方堂中異人概多不肖人亦少矣然袈裟院中僧不遠出游行百里則宿舂糧不必代爲之慮惟行脚最苦或終日不得餐霖雨凍雪則委頓不得前甚至塡溝壑者有之夫使其盡不肖人也尚當惻然憐之而况多英靈衲子出世丈夫也哉當法道盛時如德山樂山激揚一處皆有郵傳以致四方學者宋時猶然惟近日寥落耳歲庚子子與中郎南歸偕者爲無跡法師高足寶方其人眞實謙下廉潔念此地

爲通衢往來朱陵峨眉之間者踵相續欲創一接待之所而未有處乃中郎與壽亭舅共以前所鬻二聖寺藏經閣爲之寺更施堂三楹歲輪一人出粟百石爲主外募百石龐可支一年于今已三四載矣寒有舍饑有食病有藥餌吳越之老宿宗門之龍象亦欣然而至居然勝叢林也衆又謂出粟煩不若鬻田數百畝永付常住接衆天奪吾伯修弇夾山壽亭舅故白社之緣尚需異人耳不然朝議夕行之矣何用呶呶向

人爲哉至于今日主此事者僅得靜亭舅中郎與予安得不借四方緣也邑中信因果者甚衆願與之大修檀度作未來津梁自一畝以至百畝或捐田或捐資無不可者夫有田不以貽子孫而以之結十方緣事覺迂緩然吾觀世人祖父拮据辛苦焦心苦形以數百畝貽子孫身未寒而已鬻之他人甚則數畝墓田亦爲他人有古人云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世人看得忒真耳然則子孫之于祖父非路人則讐人矣愛

之惟多作好事以貽之何必土田哉羅含王維皆捨居宅趙清獻公晚常飯僧彼皆高賢豈爲謬幻諸公共成盛事結香火因緣可也

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

天下名勝無如東南之秣陵虎林夫秣陵虎林之所以稱勝者非獨以其金湯壯麗閭井殷盛已也實以山川秀媚甲於天下乃其山川秀媚所以甲于天下者又不獨以其疊疊之山湛湛之水已也實以鷲頭鶴林之寶地赤花青豆之

精廬項背相望粧點湖山假使秣陵無長干天界牛頭燕子諸刹則秣陵不勝矣假使虎林無上下天竺龍井淨慈諸刹則虎林不勝矣楚中江陵沙市其地殷富爲五方之大凑不下於秣陵虎林卽無東南層峰疊嶂而大江之水縈洄曲抱九十九洲星列棊布乃世之遊人客子譚吳越則色飛而譚沙市則黯然者何也夫有之用實實隣俗無之用虛虛隣淸沙市士有社商有廛工有肆止有居客有郵實之以爲用者可

謂備矣獨爲佛舍者僅二而日汙之剮之所謂無用之用淸虛之境爲河山浣洗俗氣者何其蕭然也則其遠不及秣陵虎林也固宜今夫人面之有眉至無用也其不如目司視耳司聽鼻司臭舌司嘗之有用也審矣而眉乃以其無用者踞于耳目口鼻之上而獨處其尊有美丈夫于此以爲吾有耳目口鼻足矣安所需無用之眉而剪除之汙垢之有不至投礫者乎沙市固輿地中之美丈夫也士農工商各有寧居諸根

備矣獨普仰龍堂二寺爲沙市面上之雙眉而令者日以殘破夷剝甚且有如眉裹於巾幘之中而不復舒至于普仰大士一殿以喧褻故致付南陵使者眉嫵既壞不復成妍沙市日就寢陋亦覽勝者所深惜也夫因果之說聚沙剪楮皆爲勝因無俟言矣卽以一方形勝竟無二佳蘭若以爲瞻敬衍息之地眞成闕典願同緣者卽捐所剩莊嚴鴨脚大士舊日道場爲此方修飾眉宇得如秣陵虎林之萬一則幸甚矣

募鑄沙市觀音閣丈六金身疏

沙頭接引之塔於梵教爲窣堵坡於吾教爲文宿有老耆舊云此地若舟塔若帆趨於江若掛帆而去者須得一丈六金身作鎭乃可以留屯沖氣含貯靈脉不惟像教不至消歇即宦此土此者虎爪之蝂頻來尺木之翥相望恒必由之且夫石函鐵券神州天府玉海金堤東南上都琵琶餖飣措大鯽魚豈不殷盛邇年以來漸眞淪落若夫煌煌朱邸槁易秋蓬赫赫黄扉𦈢速

流火下至龍門頻點鴈塔稀題良由載輕不禁浪泊江門不扃地肺橫撻非人天導師宿願深弘必不能鎮礎浮囂彈壓大地時有修徧吉行者欣然以爲已任且謂此地精銅如土不滅南山海內靈相從玆冶鑄者項背相屬而境內闕焉何知出聚沙之子下也予偶過塔下聞而善之拜書其事以告行檀度者

龍堂寺藏經閣乞檀文

釋家正法雖衰象法猶存其蹂踐狼籍汙穢荒

蕪未有若沙市之龍堂者也寺舊有藏寺僧欲修閣貯之予問之曰閣之成不難但不知閣成之後諸比丘能不以五辛氣薰蒸此閣能不乘沉酣入此閣否僧曰近日諸僧頗知戒相若閣既成而破律如故者王法律法俱所不容予又問之曰能不使無知商賈攜妓來遊閣下汚三寶地否僧曰閣成即設禁約亦可止也予又問之曰能不使措大帥諸猢猻占作書房抄寫貝葉否僧曰近日諸賢亦知護法即有欲占作書

房者寧不惜身命守之可無慮也予曰能如是乎予之疏

當陽報恩寺募藏經文

僧法僧三者如八三點非一非三至乎後世金銅土木即佛也圓頂方袍即僧也楮墨文字即經也未有三者不具而可稱阿蘭若者名寺大刹法藏凋殘耆年高僧多請於上方煌煌貝葉傳之不朽若今之時可謂盛矣即深山邃谷中有志衲子亦多以貝典不具爲憾予以此知

佛法之漸明也或曰學佛在叅求耳不立文字曷取文字予曰古之悟道者多由文字圭峰從圓覺發悟玄沙從楞嚴發悟如此類者甚多文字何礙人自爲文字礙耳玉泉巳有藏獨報恩闕焉老衲閼空戒德精嚴居報恩百廢俱興予所謂有志衲子是也夫修一切功德者須得其人乃能成如意果幸有閼空能爲人作福田布種植根正其時也行檀度者其速成之無怠

當陽紫蓋寺講經檀文

蓋聞大道虛玄雖超文字而此方敎體實用音聲故宗說兼通行解並進如鳥兩翼如車雙輪歷代以來無偏廢者至於今日雖祖庭秋晚法堂草深而講席之盛莫如神京名理之傳旁逮吳越惟遐方輿漢此道闕焉在守儒家之三尺者不難用允泥塞其門戶而一二有識者則又謂補偏救弊王道之所不廢何者三敎門庭不同歸於使人爲善故貝典之設不惟性命之旨可以超出塵勞卽因果之說亦可化導頑冥懲

噎廢食豈通論歟當陽紫蓋寺者峰巒泉壑荆郢間一洞天也始則葛僊公煉丹啓三芝之九籥之秘繼則天皇悟兩法傳一花五葉之宗盛衰遞遷久矣凋謝邇年以來一二開士漸修律儀解浮囊之可珍知德羝之足寶鵖夷絕跡稀葹不鬧且也登其殿則聖相爛浮檀之金啓其閣則貝葉標銀印之記三寶龕具練若改觀予以撥雲瞻嶺甜憩於三藏閣下偶語開士曰聖朝頒此靈文非徒束之高閣正欲住山衲子借此法

雨溉彼心畦且令聞者見者一歷耳根永爲道
種若何重重扃閉付之脉望已也諸閉士云徹
居士言僧等固欲請之屬有所需未能也乎歸
未及年而山中道侶過我椒園以講事見詢且
曰資糧粗備不敢辭十方之檀而亦可不全資
於檀者時可矣乎曰時乎時乎此中有異緣焉
蓋有大護法之宰官有眞說法之沙門然後可
以成此勝事令邑侯以菩薩心行方便事參王
法以佛法寓出世於治世敎中金湯非公而誰

所謂大護法者非歟至于本邑度門法師古之生肇類也南北經筵隨地雨法今者高謝塵囂歸隱空谷彼非如麏獨跳不顧後羣者若慇懃啓請必不憚宣揚自當使天花亂澍頑石頭點所謂眞說法者亦其人矣若一二士大夫般若甚深解悟已久深厭塵土醉心煙霞俟講席甫開之日必且尋桃花而問津分靑豆以半座乎是時亦當從邑中師儒孝廉文學之後觀龍象之蹴踏聆箭鋒之交注則眞能聽法者亦自有

人焉此予所謂異緣者也時乎時乎不可失也
諸開士欣然如命乃定以初春之吉肇舉盛事
而令予書其顛末以告十方諸檀越云

荆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居初荆南有二寺一名天皇寺一名天王寺其
住持二人皆名道悟居城西天王寺者嗣馬祖
其法嗣爲龍潭信信後爲德山鑒自德山一棒
如雲如雨至今鼎州香火之盛甲於天下而不
知一瓣香尚當屬之今西城天王寺也其居城

東天皇寺者嗣石頭其法嗣爲慧眞文賁幽閑即今城東護國寺是也傳燈錄不深考乃以天王天皇合爲一寺二道悟合爲一人而以龍潭德山爲天皇道悟之脉謬矣今城西天王寺久已不存而屹然獨峙惟天皇寺耳昔盛今衰可慨也哉袁子曰人知釋之禍儒而不知儒之能庇釋也茲寺之在梁也張僧繇畫十哲於壁人頗疑之及魏人滅法毀教江南諸剎無得免者寺竟以先哲免難此儒能庇釋之明驗也今寺

漸荒落法堂前草深一丈去天皇悟時光景遠矣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氏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象者亦惟誦法孔子諸賢是賴則儒之能庇釋也不信然哉若夫佛之庇儒與庇一切有情大恩難報鴻毛丘山予不復言之矣

重修義堂寺檀文

邑之勝萃於里里之勝萃於先人墓田之間先人墓田之間有古刹焉雄峙於蒼山碧水之中

亦勝蹟也自伯修爲諸生時從父叔伏臘上塚
纂見其傾圮輒懷修葺之志及出仕爲從官其
志益堅然欲待官稍高祿稍厚時成之已而伯
修往矣十五年之間卽先人馬鬣之處華表翁
仲闃然無有况能及佛舍乎蓋忽然無異電光
之一耀也予少有奇氣每見此刹輒自念我不
久當富貴或爲國家邊陲上建少功業盡以上
方所賜緡錢及每歲祿入修葺此地請于　朝
易以報本之額以資先夫人冥福然後辭將相

印歸田向寺前銀杏樹下作一老頭陀此予志
也今予之顛毛亦既種種矣天下事可復知乎
顧此刹不獨伯修中郎及予願修葺之也自吾
叔蘭澤雲澤先生攜諸弟來此修業皆欲修而
皆有所待夫待之誠是矣必有所待而後成乎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伯修不既貴顯乎而猶
然抱空願也故曰需者事之下也今族中里中
衣冠日盛而刹中又多戒僧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顧其費不訾非一人一家一族一方一邑之

所能辦也用重者舉輕豈不然乎乃分遣戒僧乞於四方之大檀越焉若夫前因後果之說信而有徵予不復言之矣

當陽玉泉寺柴紫庵募接待田文

柴紫庵在玉泉寺右掖別開一嶂其中有堂祠法門金湯有功德於玉泉者若黃平倩先生及予伯兄伯修仲兄中郎諸公其開山卜築則予以緜力爲之者也既落成以付之度門跡公之孫玄徹宣逾年玄徹告我曰凡蘭若者具三實

者也今佛殿修矣藏典備矣獨往來雲水聖賢尚無一粥飯棲息之地山僧欲竭力募數百畝田以贍行者謹謀之居士予乃語之曰宜上人爾祖起自草萊徒步上國立談而使玉泉頹墮之梵宮化爲寶地珠林至于汝又何難買數百畝之田爲十方齋飯資也哉良工之子恥不爲箕勉之矣上人色力強健營綜極密而於財利纖毫不苟是可以作十方主人者予嘉其志美其事而更以告之行檀度者

募修油口武安王廟文

千古忠烈之魂其靈爽毋如王者王雖事蜀起晉而半生精力皆盡于荆則王之神雖無所不適而荆尤忠魂所樂棲之地也荆之祠王也宜當烏林之役以後昭烈棲身公安而屯兵於邑之油河口今之孱陵城郎孫夫人築也王業艱難之始王與諸將同心戮力枕戈待旦之處尤忠魂之所不能忘者則油口之祠王也尤宜且油水發源白石山至公安出江漢時尚爲巨浸

桑欽著水經列于水牒今雖淤塞而三國之遺蹟尚存則王之廟其從來遠矣今近江亦有呂蒙廟一坵之後竟無一人發心修葺之者而王之廟自漢以來屢壞屢飭一順一逆向背昭然人心之不死可見今王之廟又漸圮矣王之靈爽千年常在而公安顯忠慕義之良心亦必不隨油水而俱塞其共成之哉

募修刻木觀殿文

丁蘭者河內人也母歿蘭以木刻母貌祀之甚

靈春慍呈色隣人借鋤蘭適他出妻稟之母母色不允妻辭之隣人知其故過扶木人蘭歸見母貌不怡訊之妻大怒手刃其隣人事聞于官逮之蘭辭木人木人墮淚逮者以聞官神而貸之遂上聞于朝竟荷朝奬天下以其孝格鬼神相與尸而祝之至于今不絕事該三教不宜專屬之道門第以至德精誠上帝所欽諸僊所重卽屬之道門可也此觀之所由起也里中舊有觀殿堂已圮先舅靜亭公施屋一所議拆去樹

立而舅氏亡矣表弟晦伯等不忘父志竟如原

議有丁公不沒其親之遺意焉第繕修之費尚

自肅然不能無望于孝子仁人蓋二氏之説儒

者之所不譚故其不施也非慳也以衛教也今

大孝蒸嘗之所爲儒門之所首重正諸儒攘臂

捐財時也急相與共出金錢刀幣以廣大其室

宇而恢廓其垣墉使一邑之人皆曰儒者之舉

動果何如哉向爲闢邪則主慳今爲崇孝則主

施慳施得宜所以爲儒孝也是疏出而觸發一

邑孝子之心舉數十年鬱而未施之財乘此可施當施不忍不施之處而盡出之此一片地當與濯龍靑羊諸處同一華整矣何幸如之

金粟社疏

金粟社者予沙頭別業也自中郎卜居于此予亦嚮此園相依爲娛老計無何中郎逝矣予始還公安不數來沙頭勢不能兼有此園欲轉嚮之人而念一草一木皆巳手植前林後池足寄情賞不欲其落俗子手也始嚮之雲浦居士雲

浦居小龍湖不數夾沙頭意又不欲虛此圖也乃延僧雪照卓錫其中雪照從吳入楚往年依中郎最久叅求已有入路自其居此稍稍葺理之花徑籐格明堂秘室具備居然精藍矣已念既有勝地欲偕二三淨侶結叅禪念佛之社始不負雲浦居士寘庵初心或曰結世外之社者宜居深山此地在聚落中未免喧囂耳予曰喧寂在心不在地也有來此者閉門卽山中矣何必走枯槁無人之處也哉口言入山入山定在

何時徒抱空願而荏苒不得往業海催人頭顱難待可畏也昔宗少文既輟衡遊即於此地築室羅君章性厭官署亦于此地息影彼俗士尚于此鬧中得靜況學無生者乎遂相與定爲社以招致淨侶無問沙門及宰官居士有眞心辦道願入此社者即列名于冊俱以入社之早晚爲次序願久住者聽願暫住者聽但得十餘人屏去塵勞共來聚首參禪者參禪念佛者念佛則蘭若不虛設而法堂無蔓草矣此外有不能

久暫住而願附一名于冊以待緣合者亦聽嗟
乎自雲棲顯淨遮禪其法最爲諦當然二三有
智慧者亦須逼徹一線乃可修行故淨不可不
顯也而禪亦何可盡遮也是在唱玄者察其根
器之所宜而已矣若于此處披沙得金偶有二
三英靈丈夫將佛祖寶藏一時拈出延續慧命
不至斷絕是深報佛恩也其何幸如之社中沙
門則雪照爲主宰官居士則雲浦居士爲主是
二人皆深明大事而兼修密行者是可依也至

於安居之堂奧與逐日之資糧別有定議茲不
贅

紫蓋寺孝先閣緣疏

紫蓋寺寺也而其上有僊祠夫佛與僊有二乎
哉劉向作列僊傳云其七十二人已載佛經而
真誥紀諸仙弟子或學僊或學佛在如來亦自
稱曰金僊曰忍辱僊則二氏原自一家而世儒
乃紛紛爲鼠乙之戰慎矣但紫蓋僊祠所奉實
有諸訛列僊傳鍊丹紫蓋屈氏二女作履施之

者乃葛玄字孝先非葛洪也玄爲洪祖原不可溷而今以祠洪其宜改正者一又山主爲劉綱綱與夫人樊氏皆得道越人也不宜居楚即姑仍舊説而今乃以樊夫人作楚夫人何大固陋也其宜改正者二予今春偶過友人徐從善山庄言及此事從善即忻然許爲更之予曰紫蓋之有偎祠如人頭上之有髻也今髻欠修飾甚矣居士能無意乎從善曰諾當以九月伐山中木了之顧成始成終之費不可塈之從善一人

法宜廣擅四方予乃草數語付之山中戒僧雲川江公犇住持維正俱各主募事而先僭爲之名曰孝先閣

珂雪二集卷之十八終

乾隆三年九月 彭啓豐